

唐代书信缄封考*

——以中国人民大学藏和田出土书信文书为中心

刘子凡

内容摘要: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藏和田文书中,有相当数量的唐代书信封皮及背面写有封题的书信,为唐代书信缄封方式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证据。本文主要使用这些材料,并参考库车、吐鲁番、敦煌等地出土相关文书,在一定程度上复原出加封皮直封和随信折封两种缄封方法的具体程序。借助史料记载,可以看出唐代有函封、直封、斜封、折封四种缄封方式,它们在轻重和使用场合上有区别。

关键词:唐代 书信 缄封方式

中国古人颇重书信往还的礼仪程序。敦煌等地所见之唐五代书仪,详细记载了各种书状书写规范及模板,足见当时社会对这种日常礼节的重视。书信的缄封方式,也是书仪的重要方面。作为书信的外部特征,缄封方式甚至更能直观地表达尊卑、亲疏等关系。然而,与纯文本的书信内容不同,书信封缄的具体细节一定要有实物为参照,方可了解清楚。敦煌几种《新定吉凶书仪》中,画有书信封皮的图样,称“封状样”、“封题启样”等。周一良先生考察了这种封皮图样,结合文献资料,提出两点推定:一是唐代没有预先糊制成筒状纸袋备用的封皮,而是随写随糊;二是封皮相当大,没有写字的部分可以再利用^①。之后,他又参考日本古文书的缄封方式,推测唐代“可能是折封方式,把上下向后折的部分用浆糊粘住”^②。彭砺志先生注意到敦煌吐鲁番文书中保存的书信背题的实物,指出在现代样式的信封出现以前,书牍有两种缄封方式,一是随纸卷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敦煌与于阗:佛教艺术与物质文化的交互影响”(项目编号:13&ZD087)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①周一良:《敦煌写本书仪考(之一)》,《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中华书局,1982年,第29-30页。

②周一良:《唐代的书仪与中日文化关系》,《历史研究》1984年第1期,第54页。吴丽娱先生介绍了周一良书信折封的观点,同时对封皮图样中斜线的含义提出了新的看法(吴丽娱:《唐礼摭遗——中古书仪研究》,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243-246页)。

封,二是单纸皮封^①。王使臻、王使璋二位先生整理了敦煌文书所见各种封皮,考察斜封、直封两种封皮以及随纸卷封的缄封方法^②。然而虽然前辈学者们已经做过不少研究,但我们对唐代书信的缄封方式的认识仍然不甚清晰。尤其是面对数量众多的出土文书中的书信,如果不理解唐代的缄封方式,甚至会在文书的识别上出现问题^③。故而有必要研究清楚唐代书信的缄封方式,这既是解读出土文书的需要,也对于理解唐代礼仪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收藏的和田地区出土汉文文书中,有几件书信封皮以及有背题的书信实物,为我们进一步了解唐代书信缄封方式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材料。本文试对这几件文书进行介绍,并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讨论唐代书信缄封的具体方式。

一、出土文书中的直封封皮

唐代加封皮之缄封方法,有斜封和直封两种。敦煌藏经洞出有一件珍贵的斜封封皮,编号为 P.2555 pièce 1^④。赤木崇敏及王使臻、王使璋等先生对其缄封方式进行了细致的研究^⑤。其特点是封题与纸边成 45°角斜向书写。敦煌文书中直封封皮的实物有 P.5012、S.8672v、S.11297、S.11348、S.11349、S.11350。这些封皮的封题都是纵向单行书写的,且都押着缄封线题写,展开后一行完整的封题会分作两行残字。

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收藏的和田文书中,编号为 GXW0199、GXW0200、GXW0201、GXW0202、GXW0159 的几件,亦是典型的直封封皮。现介绍这几件文书如下:

GXW0199 号文书(图 1)为残纸条,左侧押边缘处有一行残字,每字仅有右半边;右侧一行残字,余左半边。两行残字正好拼合为一行完整的字,录文如下:

□謹杜押牙二郎左右守捉都虞候中郎裴四封

此封题中的收、发信人不叙亲族,只称官职,应是官员之间的往来书信。按唐代

①彭砺志:《尺牍书法:从形制到艺术》,吉林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第55-65页。

②王使臻、王使璋:《敦煌所出唐宋书札封缄方法的复原》,《文献》2011年第3期,第27-48页;《古代书信封缄方法的演变》,《寻根》2010年第5期,第41-49页。

③如《新疆博物馆新获文书研究》公布之《唐天宝间习书》,整理者提到“残片(二)中正面存有左半墨书残痕一行,未识读”(《新疆博物馆新获文书研究》,中华书局,2013年,第222页)。细审图版,残片(二)上的残字应是书信封题,则此文书曾被用作书信封皮。

④图版见《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第1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345页。

⑤赤木崇敏:《河西归义军节度使张淮鼎——敦煌文献 P.2555 pièce 1の检讨を通じて》,《内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2003年第20期,第7页。王使臻、王使璋:《敦煌所出唐宋书札封缄方法的复原》,第38-41页。

而此处书题仅用“谨通”、“左右”，或稍嫌不合于书仪。因为在 GXW0197 号文书中，对此“大使公”的称谓很可能是“座前”，是仅次于“几前”的第二等尊称。李旺亦出现于 GXW0174 号文书中，这是一封李旺寄与杨副使的书信，其中李旺官职的全称为“神山知堡官摄经略副使押牙将作监”。由此可知，李旺之官职亦颇高，或与米使特进不相上下。可能正是因为二人品秩相似，李旺才使用了略轻的封题书式。

GXW0202 号文书(图 4)亦为残纸条。押左纸边有残字一行，余右半。纸左端有残字，余左半。两行残字可拼合。纸中另有一行字。录文如下：

1 胡子书状至请分李姊夫□奉珙分付

2 谨上姊夫座前弟李子书状封

此为妻弟写与姐夫的书信封题，下对上，用“谨上”、“座前”等语，亦合于书仪。此处的姊夫李奉珙，常见于和田出土汉文文书，当是活跃于建中前后的官员。

GXW0159 号文书(图 5)为残纸条。押左纸边有一行残字，仅有右半。右侧有残笔划，可与左侧“附”字、“送”字拼合。录文如下：

□□谢请通送杨郎左右封

杨郎未知何许人也，但“通送△乙左右”当是较轻之书式。

这种直封封皮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其写于接缝处的封题展开后成为两列残字，一行押纸边，另一行在纸中。在这一点上，GXW0200 号文书比较明显。其余四件文书都已被裁为纸条，细审之下，还是能看出左列押着左纸边，右列右侧尚有一些残纸，不是纸边。

以此为线索，我们还可以找到其他一些可能是封皮的文书，例如：

GXW0025 号文书(图 6)，为一残破纸条，左侧边缘隐约有一竖线，右侧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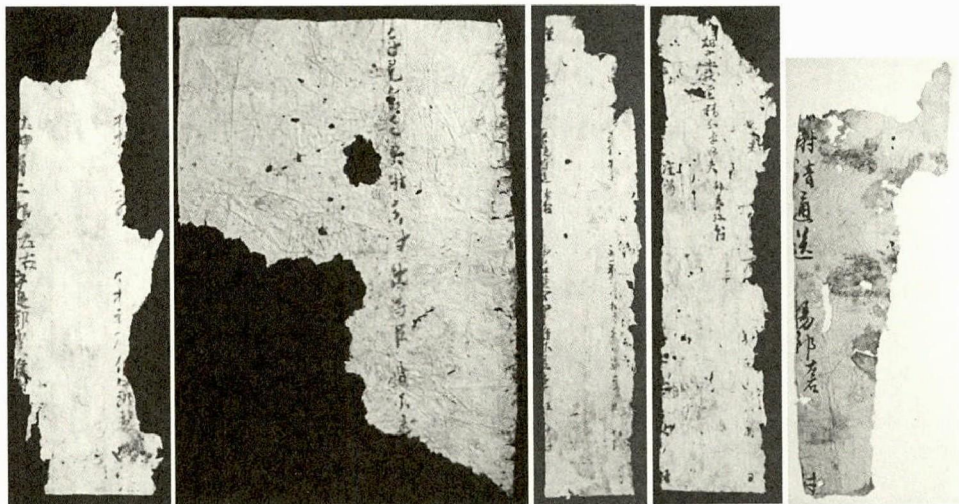


图 1 GXW0199

图 2 GXW0200

图 3

图 4

图 5

GXW0201 GXW0202

GXW01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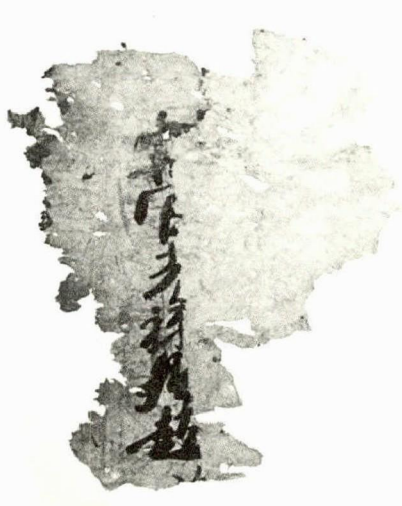


图 6 GXW0025

图 7 GXW0137

图 8 GXW0146

半行残字,每字仅有左半边。录文如下:

□镇官杨郎□开□

此封题以官称杨郎,当是官员往来之书信样式。“△乙开”的格式又是书题样式中最轻者。则发信人的地位当是高于杨郎。

GXW0137号文书(图7),为残纸片。右侧有图纹。左侧有一行残字,余左半,但不押纸边。录文如下:

□□大将军王□□□

GXW0146号文书(图8),为残纸片。左侧有残笔划。右侧有残字,余左半。文书上另钤有朱印两处,印文已不可辨。

押官光禄卿赵□□

此文书较残。一般往来书信不会在封皮上钤印。除此以外,封皮用印者,仅见敦煌P.4516v《天皇后书》。用印除了标明发信人身份外,很可能也是体现书信重要性和正式性的标识。或许此类封皮与公文书有关。

同样,检阅伯希和于库车县都勒都尔·阿护尔遗址所获汉语文书,也可以发现两件类似的文书。其6号文书(图9)亦为残纸条。押左侧纸边有一行残字,余右半边。右侧有若干残笔划。最下方笔划可与左侧残字拼出“状封”二字。录文如下:

谨上支庆姊夫阁下□□娘状封^①

此又是内外族往来书信封题,应当是妹妹上与姊夫者。称“阁下”为极重之书式。

①Éric Trombert, *Les Manuscrits Chinois de Koutcha: Fonds Pelliot de la Bibil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Paris, 2000., p.51, fig.6.



图9 Trombert 6



图10 Trombert 76



图11 Trombert 135

76号文书(图10),押左侧纸边亦有一行残字。纸中有若干残笔划,仔细辨认下,正可与残字一一拼合。录文如下:

匡子左奔儿状封^①

此封题仅余发信人。按库子当指在仓库役作之人。左奔儿以库子的身份封此书状,显然不是写给内外族的,亦不似官员往还之私人信件,更像是呈给上级的书状。

135号文书(图11),为残纸条,押右侧纸边有一行残字,余左半。左侧纸中有一行残字,余右半。录文为:

谨谨都护九郎阁下^②

都护或指驻龟兹的安西都护,地位极高,故用“阁下”的书式。

幸运的是,我们在吐鲁番出土文书中也找到了同类文书。《新疆博物馆新获文书研究》公布了一件题为《唐天宝年间习书》(图12、13)。据整理者介绍,文书由两张残片组成,背面皆有多道朱笔划痕。残片(二)有一行左半墨书,未识读;残片(一)有3行文字,暂定为天宝年间习书^③。实际上,我们发现残片(二)与上举几件封皮样式非常相似,都是在纸面中间出现半行墨书。如果仔细辨认的话,还是能确定其中的一些字:

谨谨□□四郎行官□□□□□^④

①Éric Trombert, *Les Manuscrits Chinois de Koutcha*, p.80, fig.76.

②Éric Trombert, *Les Manuscrits Chinois de Koutcha*, p.112, fig.135.

③《新疆博物馆新获文书研究》,第222页

④图版见《新疆博物馆新获文书研究》,第48、4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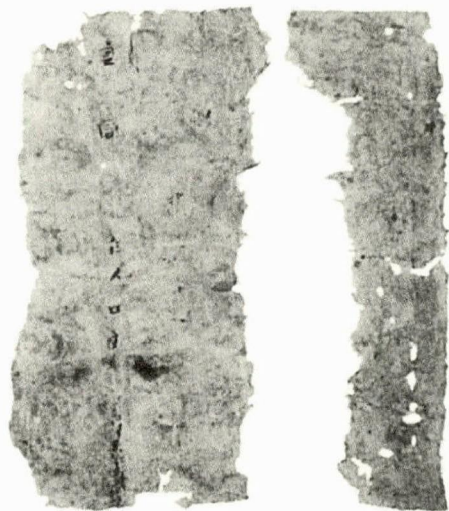


图 12

《唐天宝年间习书》09ZJ0045(a), 09ZJ0044(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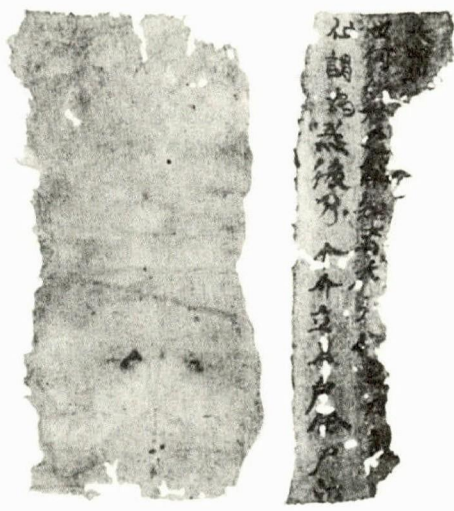


图 13

《唐天宝年间习书》09ZJ0045(b), 09ZJ0044(a)

从这个书写格式看,显然也是书信封题。那么残片(二)的性质就是书信封皮。残片上出现的朱红色划痕,看起来也很像是某种装饰用的花纹。残片(一)也是封皮的一部分。两件残片有朱痕的一面,即 09ZJ0045(a), 09ZJ0044(b),为封皮外面;相对的,09ZJ0045(b), 09ZJ0044(a)为封皮内面。但是残片(一)背面书写的文字,书法与封皮明显不同,笔法略显稚嫩,字句也不甚通。整理者推测为习书,还是很有道理的。这些习字很可能就是在封皮废弃后写上去的。其中又见有“天宝”、“大夫”等字,故颇疑是抄写自书信正文。

此外,在新出和田文书中,还有几件未完全拆开的封皮残片。GXW0248 号文书(图 14):

表兄□□□□

“表兄”二字处尚保持着缄封状态,其下数字的缄封处则已拆开。此当为内外族之往来书信封皮。

GXW0197 号文书(图 15)仅馀数字,其文为:

特进大使公座

GXW0198 号文书(图 15)上部有三个残字,下部数字完整。录文为:

杰谢送米使将军宅

两片文书字体相近,应当上下拼接为一件。上书“米使将军宅”为收信地址,下书“特进大使公”为收信人。通过查阅文书原卷发现,这两片文书的封题字都是押在缄封线上的。从上面的例子看,封皮的拆封都是要从缄封处小心拆开,这件封皮虽然碎成残片,但缄封处有完全没有开封过的迹象。那么这封书信很可能还没来得及开封。

从这两个实例看,此类封皮上裂成两行的封题,在缄封状态下确是反向拼



图 14 GXW0248



图 15 GXW0197、GXW01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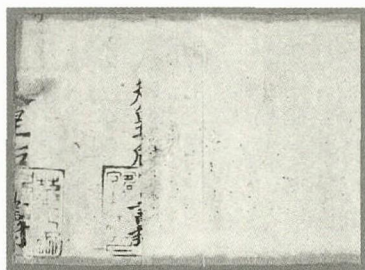


图 16 P.4516v《天皇后书》

合成一行的。通过这些细节我们或许可以推测,直封的封皮在包裹书状时,都是从一侧纸边裹起,裹到末端,便会留一侧纸边在外。将此纸边糊好,押纸缝书写封题,拆封之后,即会出现半行字在纸边,半行字在纸中的情况。

以此而论,王使臻、王使璋二位先生在“随纸卷封书札”一节中讨论的 P.4516v 文书^①(图 16),显然也是直封封皮,而不是随信卷封的书札。这件文书裱糊在《金刚经》背,是被人裁剪过的,并不能看出是题写在书信背面的封题。但其文字分作两行的特点十分明显,这是明显的直封封皮特征。

可惜和田出土的这几件直封封皮,大多是已经打开的,GXW0197、GXW0198 号文书又过于残破,很难恢复其原有的缄封形态。幸运的是,藤枝晃先生曾刊布过 S.11297 号文书拆封之前的照片^②(图 17),这是极难一见的保持缄封状态的书信。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封上题有“肃州宰相娘子”的封皮,是长条形的,而不是圆柱形的。而且 P.5012v^③等文书,也有非常明显的纵向折痕。说明这些直封书信的缄封状态都是长条形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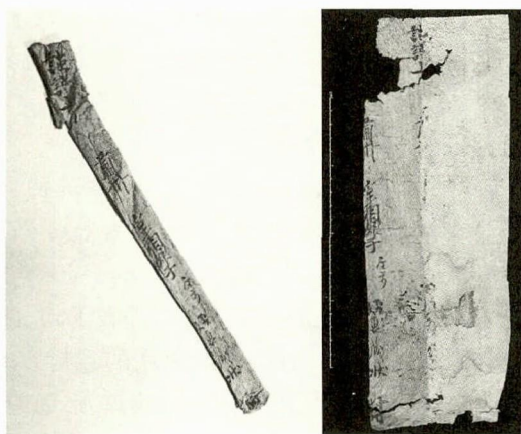


图 17 S.11297 号文书

①饶宗颐編集:《敦煌书法丛刊》第 15 卷,1985 年,第 95 页。王使臻、王使璋:《敦煌所出唐宋书札封缄方法的复原》,第 27-48 页。

②藤枝晃:The Tunhuang Manuscripts A General Description, I, *Zinbun* 9, 1966, p. 29。荣新江:《英国图书馆藏敦煌汉文非佛教文献残卷目录》,台北新文丰出版社,1994 年,第 187 页。

③《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第 34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第 265 页。

即便如此,我认为直封的书信,未必是折叠成条状再包裹封皮,却更有可能是先卷成筒形再压平的。我们或可参考敦煌写本郑馥庆《大唐新定吉凶书仪》中所记“表”的封装方式。如 S.6537v 文书所载:

右表写了,即窠讫,从后紧卷至头,勿令心空,则着一色纸直封题讫,入函,[函]用黄杨木为之,约表纸数多少遣之讫,安表内函中,三道弦缚面上,则系定,以白蜡填之,火灸,刀子削平,当心书全字,依此样封题讫,则着一片盖板,重三道缚之,以防磨损,并四方馆牒,一时入毡袋,布裹封题发遣。^①

表为上呈皇帝的文书,最为正式,按上文所述,需要三重包装,用纸封好后入函,再装袋。每次封装都要书写封题。实际上,这里特别提到入函前的缄封方式为直封。我们或许可以认为这是直封的标准方式。即表的正文写好后,先将信纸从后向前卷起,而且要卷紧,不能使纸卷留有空心。卷好之后,再用同一颜色的纸作为封皮卷裹,题好封题。则这种直封的方式便应是卷裹而非折叠的。

既然可能是卷成的,我们同样要关注直封的左卷和右卷。从形态上看, GXW0200 号文书及伯希和在都勒都尔·阿护尔遗址所获 135 号文书与其余几件明显不同,是反卷的。两件文书押在纸边上的残字是落在右侧纸边上,而非左侧。若将其卷起还原为缄封状态,再正对缄封处看的话,是题着左半行字的纸边在上。而其余几件封皮则正相反,卷好之后,是题着右半行字的纸边在上。关于书状的左卷、右卷,司马光《书仪》卷一“名纸”条有:

取纸半幅,左卷令紧实,以线近上横系之,题其阳面,凡名纸,吉仪左卷,题于左掩之端,为阳面。凶仪右卷,题于右掩之端,为阴面。云:乡贡进士姓名。^②

又卷五“吊酌贖襚”:

作名纸,右卷之,系以线,题其阴面,凡名纸,吉者左卷之,题阳面。凶者反卷之,阳面在左,阴面在右。曰:某郡姓名。慰同州之人,则但云同郡,皆不著官职。^③

据司马光所言,左卷、右卷分别代表了吉、凶。左卷为吉,右卷为凶。左卷为左掩,右卷为右掩。由此可知,书状的卷封方向并不是随意的,而是蕴含了吉凶的重要含义。结合上文所引表的缄封方式,卷纸时要从后至头。一般尺牍皆从右向左书写,那么卷法就是从左向右。如果封皮也按相同方法卷的话,卷成题写封题之处,就会是题写右半封题的纸边在上。这与我们发现的多数直封封皮实

①《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 11 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 103 页。录文参考赵和平:《敦煌写本郑馥庆〈大唐新定吉凶书仪〉残卷研究》,《唐五代书仪研究》,第 171 页。

②司马光:《司马氏书仪》,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1936 年,第 12-13 页。

③司马光:《司马氏书仪》,第 55 页。

物相符。依常理判断,日常书状所言之吉事应当多于凶事。那这种主流的卷法就应当是司马光所指之“吉者左卷”。而 GXW0200 号文书及伯希和 135 号文书封卷方向相反,应当是代表凶事的右卷或反卷。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目前见到的如此多的直封封皮,从形态上看,都是完全一致的。它们缄封后的形态,无一例外的都应当是 S.11297 那样的细长条形。保持了纸幅的宽度,没有从中折断,整齐而严谨。

二、出土文书中的折封书状

除了斜封和直封外,还有不加封皮的缄封方式。彭砺志先生称其为随纸卷封^①。王使臻、王使璋二位先生沿用了这种说法^②。然而,如前所述,王使臻、王使璋先生举出的随信卷封的例子 P.4516v 文书,实际上是直封封皮。而另一件 S.376 文书^③,虽然是不加封皮的,但书札却是需要用很精妙的方法“折”起来的,而不是“卷”起来的。

我们同样可以在出土文书中找到折封的书信。人大藏 GXW0113 号和田文书(图 18),正面右侧残两行字,为:

(前缺)

1 鞋子伏望到彼收取诣王

2 钱进有锯镰与附一张休谨

文书背面右下方亦有两行字:

1 谨谨丈人文母女婿张休状

2 通上勿令惟失

这是女婿写给丈人、丈母的一封书信。背面的两行当为封题。值得注意的是,两行字的最上部各有一个字都残去右上部,形成一条明显的斜线。如果仔细辨认就可以发现,第二行最上的一个残字,是第一行那个残“谨”字的上半边,只不过字形倒了而已。将其正过来后,正可与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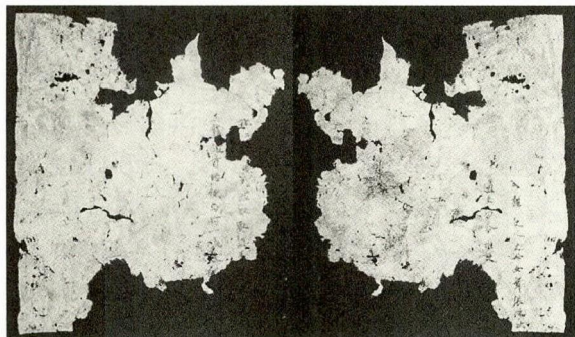


图 18 《张休上丈人文母书》

①彭砺志:《尺牍书法:从形制到艺术》,第 62 页。

②王使臻、王使璋:《敦煌所出唐宋书札封缄方法的复原》,第 44-46 页。

③《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 1 册,第 164 页。此件文书,正面有“律左右”三字,背面有“尚书书送邓”,两行字上下拼合为封题。具体折法可参考王使臻、王使璋:《敦煌所出唐宋书札封缄方法的复原》,第 44-46 页。

一行之“谨”字拼合。作为封题,这两行字的书写位置并不靠近纸边,如果按上文提到的卷封方式卷紧的话,两行字恐怕都要卷到纸卷中,起不到封题的作用了。则此信应是折封。

将“谨”字分割成两半的这条斜线是很值得玩味的。因为这件文书的封题是纵向直书的,而不是像斜封的 P.2555 piècel 文书那样斜向书写封题。如果只是简单的对折,是无法折出这样一条斜线的,两个半字也无法扭转拼合。根据周一良先生介绍的日本古信札^①的启示,我猜测,《张休上丈人丈母书》很可能是先折成长条状,然后在斜线位置打结或捻拧。我设计了一种可使“谨”字拼合的折叠方式,如图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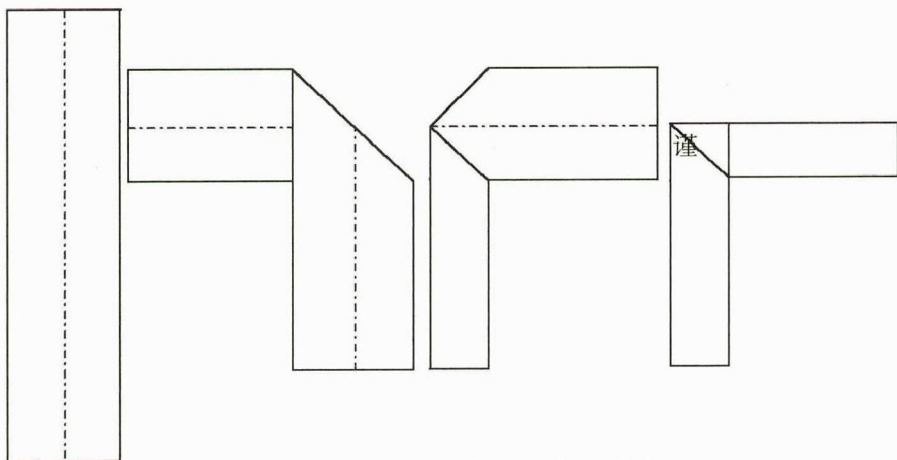


图 19 《张休上丈人丈母书》折叠方法示意图

先将信纸折成两行封题宽度的纸条,然后依次按图示折叠。这样,信札就被折成了矩尺形。按此种样式折叠的话,“谨”字会刚好落在最后一张图的斜线处。这样,打开之后,就会形成两个半个的“谨”字,而且方向刚好相反。封题的两行字,会在长端纸条的正反两面。而且很显然,这种封题一定是先折好再书写的。而且开封后的纸张会留下菱形折痕,而非全部直线折痕。我们从 GXW0113 号文书上,还是可以隐约辨认出一些斜向的折痕的。另外,麻扎塔格出土的藏文书信中,也有一些保持缄封状态没有开封者,其中便有折成矩尺形的(图 20)^②,或可做一参照。当然,这只是一种可能的折法,或许有其他更接近原状的方法,但斜线处的折法一定是特殊的。

GXW0251 号文书上的文字,应当也是书信封题:

①周一良:《唐代的书仪与中日文化关系》,第 53-54 页。

②图见 A. Stein, *Serindia. 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and Westernmost China*, 5 vols., Oxford 1921, fig. CLXXII。巫新华等译:《西域考古图记》第四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年,第 172 页。

□使寄付丈人

这件文书保持着迭压粘贴的状态。值得注意的是，其上层粘贴的一小块纸张，是斜向的，与封题成一定角度。封题文字被其隔断，“使”字的下半边及“寄”“付”二字都在上层纸片上。这显然不是直封的方法。与 P.2555 piècel 所见之缠绕斜封的方法亦不同。则此或为一种折封。可惜这件文书只是撕裂后的残片，很难据此复原出整封书信的原貌。

吐鲁番出土唐代西州文书中，也有类似的书信。阿斯塔那 64 号墓出土有《唐贞观二十年（646）赵义深自洛州致西州阿婆家书》，此件文书残存 15 行，其后半部分被剪成鞋底。鞋底背面即是此书信的封题，吐鲁番文书整理小组称其为《唐赵义深家书面》：

- 1 洛州赵义深书达
- 2 西州付欢相张隆训^①

如此看来，此书题亦是写于书信尾部的背面。幸运的是，《唐赵义深家书面》尚保存着隐约可见的折叠痕迹，如图（图 21）所示：图上虚线即是折痕。周一良先生曾推测唐代信封可能是采用类似日本古信札的折封方式，即信札加封皮后迭成长条

行，上下两端向后折向背面，再把向后折的部分粘贴起来^②。从折痕来看，《唐赵义深家书面》应当就是采取这种折纸的方法。即是先将书状折成细长条形，再将上下两端向后折。但是如果完全按照折线来折的话，信札会被折成只有一行字宽的条状，两行字会分在正反两面，向后折的两端必定会遮住其中一行字。若要将两行字都显露出来，有两种可能的折法。一是先折成两行字宽的纸条，上下两端向后折、粘好后（如图 22），再沿中间的虚线对折。二是先将上下两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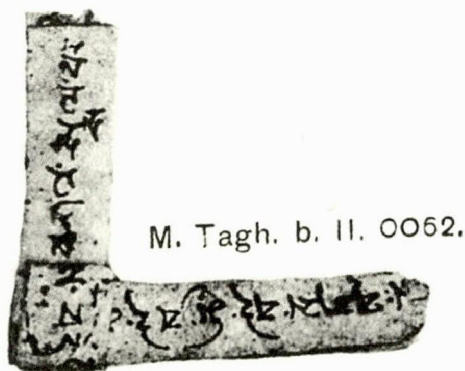


图 20 古藏文信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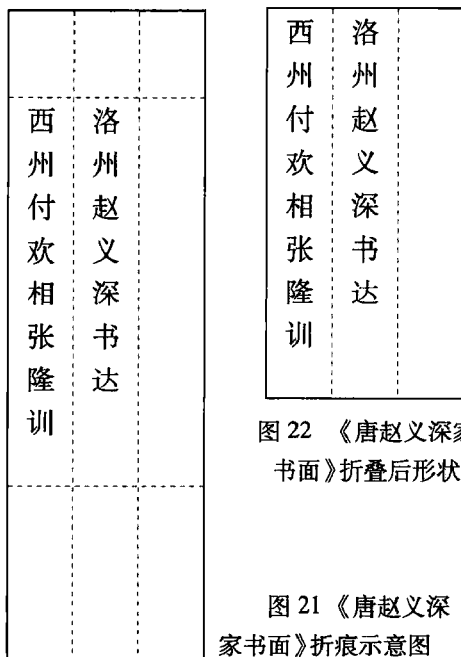


图 22 《唐赵义深家书面》折叠后形状

图 21 《唐赵义深家书面》折痕示意图

①《吐鲁番出土文书》图版本贰，文物出版社，1994 年，第 173 页。

②周一良：《唐代的书仪与中日文化关系》，第 53-54 页。

边向纸中折好,再折成条状。

另外一件值得关注的文书是阿斯塔那4号墓出土《唐濮舍告死者左懂慧书为左懂慧家失银钱事》。这是濮舍写给已经死去的左懂慧的一封辩白书,否认偷窃了左懂慧的银钱。虽然这封信是要死者在阴间阅读的,但我们依然在其背后发现了封题:

- 1 取不得于人取书(此行倒书)·潘(横书)
- 2 作舍书付左懂慧(此行倒书)资领其(此字侧书)及古
- 3 濮舍^①

这一封题仍然是写在书信结尾处的纸张背面。有两行倒书的文字,当是封题的主体,又有个别字与其反向书写或横向书写。很可能,这几个朝向不同方向的字,也是封题的内容。可以确定的是横向书写的一个残字,是“濮”字的上半边,正好与第二行封题的第一个字拼在一起。我还没有想到一个能完美拼合所有封题文字的方法。但可以肯定的是,这封信在缄封的时候,在“濮”字的位置打了结,只有这样才会出现一个字被分成横向、纵向两半的情况。


以上三种不加封皮的书信,连同 S.376 文书,都是折叠缄封的。并且折法各不相同,甚至需要很大的想象力才能将其复原回缄封的形态。

还有一些不易复原的书信。阿斯塔那64号墓出土有《唐李贺子上阿郎、阿婆书一》,其信的一部分也被剪成了纸鞋状。背面反方向书写了封题:

李贺子书付^②

其后当有一行写明收信人信息,但是被剪裁掉了。这又是一件双行格式的封题。《唐李贺子上阿郎、阿婆书》共有四封,这是第一封的后一部分。此封题的位置亦是在书信末尾的背面。

阿斯塔那72号墓出土有《唐开元十二年(724)残书牍》,其末尾又有两行反方向书写的字:

- 11 书至圖 
- 10 分付家人奴子^③

此处文字包含了送信地点和收信人信息,应当也是书信封题。既是寄与家人奴子收,应是家书。但《唐开元十二年(724)残书牍》从内容判断,更似公文,不似家书。其背面有《唐上娘娘书》,尽叙家中事。则此恐为《唐上娘娘书》之封题。从位置上看,此封题亦题于书状纸张最末尾位置的背面。

敦煌文书中也有不少这类不加封皮的书信。坂尻彰宏先生指出,英藏《甲戌年四月沙州妻邓庆连致肃州僧李保祐状》便是直接将封题写在书信背面,并采用折封的方式。他同时列举了另外四件封题写在书信背面的敦煌所出汉文

①《吐鲁番出土文书》图版本叁,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229页。

②《吐鲁番出土文书》图版本叁,第202页。

③《吐鲁番出土文书》图版本肆,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132页。

书信,认为也都是折叠缄封的^①。

通过以上几个例子可以看出,这种不加封皮的书信封题,大都是直接题在书信正文纸张的背面。而且封题书写的位置是正文纸张背面靠近纸边的位置。但又不似直封的书题那样会押住纸边。这就决定了这种书状的缄封方式不可能是卷封,只能是折封。

陶弘景《真诰》多载杨义与仙真、杨义与二许(许谧、许翊父子)、二许与仙真之间往来的书信,其中便多有折封书信。卷十七《握真辅第一》有:

羲顿首顿首。阴寒。奉告,承尊体安和以慰。未得覲,倾企。谨白,不具。杨羲顿首顿首。

羲白:公第三女昨来,委瘵,旦来小可,犹未出外解。群情反侧,动静驰白。

顷疫疠可畏,而犹未歇,益以深忧。

给事许府君侯。此六字折纸背题。^②

这是一封完整的书信。小字当为陶弘景注释。他指出“给事许府君侯”数字,是此信的书题,题写在信纸的背面。而且所谓折纸,恐怕是指该信纸有折叠的痕迹,是采用折封的方式。同样样式的小字注还有几处,不再一一引证。陶弘景整理的这种书信,明显便是没有封皮的一类,题背与折纸是其基本特征。与以上讨论的几种不加封皮的书信实物,是非常符合的。

同时还需要注意到,这种不加封皮的书信,通常是被折成较短的长方形,或者因打结、捻拧等出现特殊形状,而不是规矩的长条形。因为经常出现横向折叠或打结,其长度一般会小于纸幅的,比直封封皮短。《真诰》中有所谓“短折封”^③,恐怕就是指这种特征。

三、轻重之分——唐代书状缄封的几种形式

唐代的书状缄封方式,有加函、加封皮、不加封皮的不同。入函即是函封。以纸为封皮,则有直封、斜封两种。不加封皮者,如上文所述,大致应为折封。这样,就有了函封、直封、斜封、折封四种缄封形式。这几种缄封方式并不是随意使用的,而是有轻重之分。

函封,当是最正式的缄封方式,用于最重要的书状。从敦煌出土的各种书仪看,唐代地方官员上皇帝的贺表,都是要函封的。其具体缄封方法已见前文所引 S.6537v《大唐新定吉凶书仪》,三重缄封皆极细致。P.3900 号武则天时期《书仪》中《笺表第二·庆正冬表》亦有:

^①坂尻彰宏:《大英博物馆藏甲戌年沙州妻邓连致肃州僧李保祐状》,《敦煌写本研究年报》第6号,2012年,第162-164页。

^②陶弘景,赵益点校:《真诰》,中华书局,2011年,第306页。

^③《真诰》,第299页。

题函面云:某官臣姓名上表。函侧右畔题云谨上京神都门下,已下表头尾题函并与此同。其有表进者,緘封讫,印蜡上;其行军,头出使无印者蜡封,上全函;其具官使人在外应奏事,但修状进其状如前。^①

这里对函上的封题,以及各种进表者如何使用函封,进行了解说。说明函封的使用及其緘封过程都是极慎重而严谨的。S.6537v《大唐新定吉凶书仪》中又有“上四方馆牒式”和“转牒式”^②,是上表者给中央接收文书机构四方馆及传递文书的“路次馆驿”的牒。可见,“表函”的寄送、接收也有一定的程序。除了表章外,皇帝下大臣的诏敕,很可能也是函封。《南史·杜骥传》有:

坦长子琬为员外散骑侍郎,文帝尝有函诏敕坦,琬辄开视。信未及发,又追取之,敕函已发,大相推检。上遣主书诘责骥,并检开函之主。骥答曰:“开函是臣第四息季文,伏待刑坐。”上特原不问。卒官。^③

南朝宋文帝时,便已用函来封緘诏书。且知,私自打开诏书函封当为重罪。《唐六典》卷八《符玺郎》条有“大事兼敕书,小事但降符函封,遣使合而行之”^④,是说鱼符行下需要函封。或可由此推测,与鱼符同样极为重要的诏敕,大概也应当是函封的。

此外,婚书也用函封。P.3284 张敖《新集吉凶书仪上下两卷》中有:

右修前件婚书,切须好纸,谨楷书紧卷于函中,函用梓木、黄阳木、楠木等为之。函长一尺二寸象八节,函阔一寸二分象十二时,函板厚二分象二仪,函盖厚三分象三才,函内阔八分象八节。其函了,即于中心解作三道路子,以五色线缚。^⑤

递交通婚书函是婚礼中极为正式而隆重的礼仪^⑥。因此,婚书的封函使用楠木等高级材质,其函之各种尺寸也都有着美好的象征意味。可见,除了表、诏以外,民间极重之书状,也是用函封的。

直封,如前文所论,是一种用封皮卷封后,押緘封线纵向题写封题的緘封方法。而且 S.6537v《大唐新定吉凶书仪》所记之函封过程,大臣表章的函封方法,就是在直封外再加函和其他封装物的。P.3284 张敖《新集吉凶书仪》所记婚书之緘封,虽然只言卷于函中,但记其函面封题为“| 谨谨上△官阁下 | 全

①《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第 29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第 133 页。

②《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 11 册,第 103 页。录文参考周绍良、赵和平:《敦煌写本郑徐庆〈大唐新定吉凶书仪〉残卷研究》,第 171 页。

③《南史》卷七〇《杜骥传》,中华书局,1975 年,第 1699 页。

④《唐六典》卷八,中华书局,1992 年,第 253 页。

⑤《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第 23 册,第 48 页。P.2646、P.3284 号文书同为张敖《新集吉凶书仪》,其中 P.3284 别字较少,故录之。

⑥张敖《新集吉凶书仪》中,有男方送婚书及女方受婚书的仪式记载,都极其讲究(详参《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第 23 册,第 48 页)。

“|△官卫△郡姓名封白”^①。这显然是一种单行直封封题的书写方式。婚书函细长的尺寸,与直封书的形制也是非常相似的。配合极重之函封使用,说明直封在当时被作为一种正式的缄封方式。根据上文所述敦煌吐鲁番等地所见唐代书信缄封实物来看,相对于斜封封皮和折封信札,直封封皮的数量是相当多的。而且与几乎只出现于家书的折封信不同,直封书状中的大部分都是官员或高级僧侣往来的四海书状。在前文述及的和田出土封皮中,便多有镇戍官员往来之书信,其中亦有神山堡知堡官李旺、米使特进一类的高官。敦煌 S.11350 文书封题为“谨谨上镇使及娘子座前押衙杨保德状封”^②,亦是官员往还书信。

《资暇集》卷下“拆封刀子”条有:

起于郭汾阳书吏也。旧但用刀子小者,而汾阳虽大度廓落,然而有晋陶侃之性,动无废物。每收其书皮之右所斲下者,以为逐日须取文帖,馥悉卷贮。每岁终,则散主守家吏,俾作一年之簿。所斲之处多不端直,文帖且又繁积,胥吏不暇剪正,随曲斜联糊。一日,所用斲刀忽折,不馥寸许,吏乃铍以应急,觉愈于全时,渐出新意,因削木如半环势,加于折刃之上,使才露锋,槿其书而斲之。汾阳嘉其用心,曰“真郭子仪部吏也”。言不废折刃也。每话于外。后因传之,益妙其制。^③

郭子仪身居高位,每日所收书状必然累积无数。但郭子仪又非常节俭,让书吏将封皮的右侧切割下来,作为日常文帖或年终账簿用。书吏的工作显然是割去有字的部分,留下空白的部分。我们且不管书吏被逼无奈下的急中生智,但看其所割之“书皮”。如前文所述,唐代加封皮的缄封方法,有直封和斜封两种。斜封封题是斜向书写,会占用很多纸面空间,割去后纸张所剩无几,难以再利用。而直封封题纵向书写,开封后,封题虽然分作两行,但都偏在一侧,且非常靠近纸边。只需裁下一小条即可。这也可以解释为何人大藏和田文书中,直封封皮多为条状(如 GXW0199、GXW0201、GXW0202 号)。它们极有可能也是被裁过的。而随信折封的书状,正反两面都有字,且封题亦不靠近纸边,再利用价值不大。由此亦可知,郭子仪每日所收书状,绝大多数应是直封的。同样,《东观余论》法帖刊误卷下“王敬武书辨”条载,唐平卢节度使王敬武写给其子王师范的书信背面,题有“谨谨上相公”、“从侄保义军节度陕虢观察等使珙状封”,可知此信原是王珙致王敬武书,是王敬武直接用其信纸又写了家书^④。王敬武利用的信纸,一定是空白的封皮,与郭子仪重复利用封皮的情况类似,只不过王敬武没有切掉原有的封题而已。那么保义军节度使王珙写给王敬武的信,应当也是这种加封皮的直封。

①《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第 23 册,第 48 页。

②《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 11 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235 页。

③李匡义:《资暇集》卷下,中华书局,2012 年,第 204-205 页。

④黄伯思:《宋本东观余论》,中华书局,1988 年,第 124-125 页。

又,《资暇集》卷下“书题签”条有:

大僚题上纸签,起于丞相李赵公也。元和中,赵公权倾天下,四方缄翰,日满闾者之袖。而潞帅鄧士美时有珍献,赵公喜而回章盈幅,曲叙殷勤,误卷入振武封内以遣之,而振武别纸则附于潞。时阿跋光进帅麟,览盈幅手字,知误书,一时飞还赵公。赵公因命书吏,凡有尺题,各令登记以送,故于今成风也。^①

赵公即是李吉甫。这里讲到李吉甫错将给潞帅鄧士美的回信,卷入振武军的信封内,而给振武军的别纸则错附在给鄧士美的信中。此处之“卷”字,又提示我们这应该又是一种先卷后封的缄封方式,当是直封了。可见,元和时宰相与节帅之间的往还书状,恐亦多用直封。退一步讲,也应当是直封再加函的。郭子仪、王敬武、李吉甫都是当朝的重要官员,其他官员与其往还书状,必然谨慎谦恭。那么直封也应当是一种在重要场合使用的形式。

斜封,因为中宗朝著名的“墨敕斜封”而早已为人熟知。《旧唐书·中宗韦庶人传》:

时上官昭容与其母郑氏及尚官柴氏、贺娄氏树用亲党,广纳货赂,别降墨敕斜封授官,或出臧获屠贩之类,累居荣秩。^②

如上文所述,唐代诏敕理当用函封。斜封并非是正规的敕书缄封方式,自不待言。睿宗朝,“斜封”甚至成了通过这种非正常途径取得职位的官员的代称^③。唐卢仝《走笔谢孟谏议赠新茶》诗有:“旧高丈五睡正浓,军将叩门惊周公。口云谏议送书信,白绢斜封三道印。”这里提到了白绢斜封,即是用白绢为封皮来斜封书信。送新茶为私事,而非公事。似也可说明斜封的方式相对来说并不那么正式。从出土文书情况看,目前只有被反复提到的归义军时期的 P.2555 piècel 号文书可能是所谓的斜封。而其他的封皮实物都是直封的。这似乎也说明,在唐代斜封并不是一种常用的缄封方式,至少没有直封使用的多。

折封,即是不加封皮而随纸折叠。这种缄封方式的特点是封题直接写在书信的背面。根据出土文书实物的情况看,此类折封书状,从封题上判断绝大多数都是内外族通信的家书。从轻重上来说,与诏敕表章、官员往还书状相比,家书当是最次的。从形态上来说,折封的书状有很多不同的折封,不拘一格。封题的书写也比较简单随意,通常只写作较短的两行。《张休上丈人文母书》封题尚有“谨谨”、“张休状”等语,西州出土几种书状封题则全无此类用语,只简单书写至某处付某人。这与直封封题常见的那种复杂而正式的书写方式截然不同。李涪《刊误》卷下“短启短疏”条有:

①李匡乂:《资暇集》卷下,第205页。

②《旧唐书》卷五一,中华书局,1975年,第2173页

③《旧唐书》卷七《睿宗本纪》曰:“献奇则除设盈庭,纳贿则斜封满路,咸以进趋相轨,奸利是图,如火投泉,安得无败?”(第162页)

今代尽敬之礼，必有短启。短疏出于晋宋兵革之代。时国禁书疏，非吊丧问疾，不得辄行尺牍，故羲之书，首云“死罪”，是违制令故也。且启事论兵，皆短而缄之，贵易于隐藏。前进士崔旭，累世藏钟王书，即有羲之启事一帖，折纸尚存，盖事出一时，沿习不改。我唐贤儒接武，坏法必修，晋宋权机，焉可行于圣代？令启事吊疏，皆同当代书题，削去短封，以绝舛谬。^①依文意，“短启短疏”当是“短而缄之”，是晋宋时开始流行的一种缄封方式。结合崔旭所藏王羲之短启“折纸尚存”的情况看，这种“短启短疏”采取的就应当是折封的方式。所谓“短”，应当是相对于不从中折叠或打结的直封来说的。前文提到的《真诰》中所谓“短折封”，正与此相同。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短启的风习虽然延续到唐代，但却被李涪看做是应当修正的“坏法”。那么在唐人眼中，这种短封是不适用于相对正式的启事吊疏的。被提到的“当代书题”很可能就是加封皮的书籍样式。由此看，折封在唐代应是一种较轻的缄封方式。

至此，我们看到唐人使用的四种书状缄封方式，由重至轻，依次为函封、直封、斜封、折封。这种轻重不同，在具体缄封方法的严谨性上也有很明显的体现，这点前文已经论及。但值得注意的是，折封虽然轻重最次，但其书题书写格式，反倒最接近魏晋尺书^②。这四种缄封方式，也会因轻重有别，而在不同场合使用。然而这只是一大致区别，并不是绝对的。在实际使用过程中，也会出现一种场合使用不同缄封方式的情况。例如内外族书状，除了折封的形式外，也有采用直封的。更值得注意的是，无论从敦煌还是新疆地区出土文书情况看，直封封皮实物数量都是最多的。在文末附表列举的 37 件封皮及写有封题的书信中，直封封皮共有 25 件，占绝大多数。而且直封的使用场合涵盖公文、四海书状、内外族书状三大类。这体现出社会对这种较正式的书状缄封方式的认同。可以说，唐代的书状缄封也应当被看作是唐代礼仪系统的一部分，而且在唐代民众的日常礼仪生活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附：出土文书中所见书信缄封情况表

文书名称	出土地	编号	发信人	收信人	收信地址	缄封方式	场合	出处
《从弟进书封》	和田	GXW0012	从弟进			直封	内外族	
《某人与镇官杨郎书封》	和田	GXW0025		镇官杨郎		直封	内外族	
《致大将军王书封》	和田	GXW0137		大将军王		直封	四海	

①《刊误》，中华书局，2012年，第252页。

②彭砺志：《尺牍书法：从形制到艺术》，第59页。

(续表)

文书名称	出土地	编号	发信人	收信人	收信地址	缄封方式	场合	出处
《押官光禄卿文书封》	和田	GXW0146	押官光禄卿赵			直封	公文	
《某人致杨郎书封》	和田	GXW0159		杨郎	杰谢	直封	内外族	
《某人致米使将军书封》	和田	GXW0197 GXW0198		特进大使公	杰谢米使将军宅	直封	四海	
《裴某致杜押牙书封》	和田	GXW0199	守捉都虞侯中郎裴	杜押牙二郎		直封	四海	
《符晃致杜将军书封》	和田	GXW0200	符晃	杜将军	杰谢	直封	四海	
《李旺致米使特进状封》	和田	GXW0201	神山知堡官押牙将作监李旺	米使特进		直封	四海	
《胡子书上李姊夫奉珍状封》	和田	GXW0202	胡子书	李姊夫奉珍		直封	内外族	
《表兄杨某书封》	和田	GXW0248	表兄杨			直封	内外族	
《某人付丈人书》	和田	GXW0251		丈人		折封	内外族	
《某娘上支庆状封》	库车	6	娘	姊夫支庆		直封	内外族	Trombert, 第 80 页
《库子左奔儿状封》	库车	76	库子左奔儿			直封	公文	Trombert, 第 51 页
《致都护九郎书封》	库车	135		都护九郎		直封	四海	Trombert, 第 112 页
《唐赵义深家书面》	吐鲁番	64TAM24: 27(a)	洛州赵义深	欢相、张隆训	西州	折封	内外族	《吐鲁番》贰, 第 173 页
《唐李贺子上阿郎、阿婆书一》(三)	吐鲁番	64TAM5: 78(b)	李贺子			折封	内外族	《吐鲁番》叁, 第 202 页
《唐濮舍告死者左憧慧书为左憧慧家失银钱事》(二)	吐鲁番	64TAM4: 35(b)	濮舍	左憧慧	阴间	折封	告死者	《吐鲁番》肆, 第 132 页

(续表)

文书名称	出土地	编号	发信人	收信人	收信地址	缄封方式	场合	出处
《唐上娘娘书》	吐鲁番	72TAM184 :9(a),11(a)		家人奴子	圖	折封	内外族	《吐鲁番》 叁,第 229 页
《唐天宝间习书》	吐鲁番	09ZJ0044 09ZJ0045	□官	四郎		直封	四海	《新博》, 第 48、49 页
《王鼎封筒》	敦煌	BD09522	王鼎			直封	四海	《国图》第 106 册,第 54 页
《天皇后书封》	敦煌	P.4516	天皇后			直封	四海	《法藏》第 31 册,第 265 页
《肃州智藏上净土寺李僧正和尚信封》	敦煌	P.5012v	肃州智藏	净土寺李僧正和尚		直封	四海	《法藏》第 34 册,第 16 页
《归义军文书》	敦煌	Pel.chin. 2555P1	侄归义军兵马留后 <u>侄(淮)鼎</u>	叔端公	甘州凉州已来	斜封	内外族	《法藏》第 15 册,第 345 页
《某年正月廿四日尚书与邓法律书》	敦煌	S.376	尚书	邓法律		折封	四海	《英藏》第 1 册,第 164 页
《西州释昌富上灵图寺陈和尚状》	敦煌	S.1284	西州弟僧昌富	僧正和尚法萌	沙州	折封	内外族	《英藏》第 2 册,第 257 页
《肃州都头宋富松家书》	敦煌	S.4362	肃州都头宋富松	第都头富真		折封	内外族	《英藏》第 6 册,第 45 页
《沙州李丑儿与弟李奴子家书》	敦煌	S.4685	沙州兄李丑儿	伊州弟李奴子	伊州	折封	内外族	《英藏》第 6 册,第 235 页
《慈锐上和尚状封》	敦煌	S.8672v	门弟侄僧慈锐	和尚		直封	四海	《英藏》第 12 册,第 186 页
《侄惠藏上肃州宰相娘子状封》	敦煌	S.11297	侄惠藏	宰相娘子	肃州	直封	内外族	《英藏》第 13 册,第 208 页

(续表)

文书名称	出土地	编号	发信人	收信人	收信地址	缄封方式	场合	出处
《门人道安上都僧统状封》	敦煌	S.11348	门人赐紫沙门道安	都僧统大师		直封	四海	《英藏》第13册,第234页
《瓜州门弟智光上苻僧正状封》	敦煌	S.11349	瓜州门弟智光	苻僧正和尚		直封	四海	《英藏》第13册,第235页
《押衙杨保德上镇使及娘子状封》	敦煌	S.11350	押衙杨保德	镇使及娘子		直封	四海	《英藏》第13册,第235页
《悬泉索什子致沙州阿耶书》	敦煌	羽 172V / 二、三	悬泉索什子	沙州阿耶	沙州	折封	内外族	《秘笈》第3册,第68-71页
《甲戌年四月沙州妻邓庆连致肃州僧李保祐状》	敦煌	1919,0101, 0.76(SP.76/CH.0014)	沙州妻邓庆连	肃州僧李保祐	肃州	折封	内外族	《英藏》第14册,第179-181页
《封书样》	敦煌		节度押衙充新城镇遏使张宝山	相公		直封	四海	罗福苙《沙州文录补》
《封与大将军书样》	敦煌		节度押衙充新城镇遏使张宝山	郎中		直封	四海	罗福苙《沙州文录补》

缩略语:

Trombert = Éric Trombert, *Les Manuscrits Chinois de Koutcha: Fonds Pelliot de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Paris, 2000

《吐鲁番》=《吐鲁番出土文书》图版本,文物出版社,1992-1996年

《法藏》=《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2005年

《英藏》=《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1995年

《国图》=《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2011年

《秘笈》=《敦煌秘笈》,杏雨书屋,2009-2013年

《新博》=《新疆博物馆新获文书研究》,中华书局,2013年

【作者简介】刘子凡,男,历史学博士,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后。研究方向:西域史。